生活故事

门前迟桂花

■肖梁 文

门前有棵桂花树,我把她命名为“迟桂花”。这并非有意沾郁达夫的光,借他的名作《迟桂花》哗众取宠,恰恰因为她是名副其实的迟桂花。

6年前,她落户在我家门前时,就比同伴迟了一步。这不是她的错,也不是我及家人的错,据说是小区绿化人员疏忽造成的,因为小区里的桂花都是由他们统一安置的。当初,我一家人刚住进小区时,发现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有一棵桂花树,而我家门前不知为何却没有。询问之后,得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:“哦,原先安排的一棵树苗,送到门前发现不太好,就没有种下去。当初是想换一棵好一点的苗子再种的,可事后不知哪个环节没有衔接好,把这事给忘了。”那怎么办呢?“好说好说,可以挑棵好树苗补种下去。”于是,当初身高不到两米的她,比人家门前的姊妹推后数月,才姗姗来迟地从出生地冒着寒气“嫁”过来。

一棵小树苗,家家门前都有,谁也不会太在意。要不是她迟了又迟,压根儿就不会引起我的关注。

且说秋天说到就到了,中秋的月饼说吃就吃过了,小区里的桂花说开也就开了。然而,迟到的她,却一点表示都没有。我围着她,转过来又转过去,上瞧瞧又下瞧瞧,连一朵花影都没有找着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我想,大概是迟来几个月,她对“新家”还没有完全适应吧。恕我无知,对已与祖先共存了2500多年的桂花,我从小到大都只是“认得”,往往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谈不上“懂得”。金桂、银桂怎样?丹桂、四季桂如何?木樨又是怎么回事?各自的脾气秉性有什么特点?我茫茫然不知所解。因而,对门前的她的初次表现,我也就轻描淡写地将就过去了。“没事,等明年秋天再说吧!”

不料,第二年,她的表现,与前一年没什么两样。到了第三年,她还是一如既往,坚持花不开一朵。

而此时,她的同伴们经过前两年的“初放”,已快步进入“盛放”阶段。一棵棵争艳斗香,开得轰轰烈烈。那金黄色、银白色的花粒,一簇簇、一团团缀满枝头,有的压弯了枝条,有的盖住了绿叶,让人大有“只见花朵不见叶”的感觉。桂花特有的浓香弥漫在小区,环绕在房前屋后,伴随着轻风在鼻间飘逸,让人欢欣,让人陶醉,也让人魂牵梦萦。

或许,经过几年的“锻炼”,小区居民对桂花一族,已渐渐由“认得”转变为“懂得”。家家户户门前,有人饶有兴致地笑着、赞叹着赏花,有人提着篮子、托着盘子采花——大概是用来做糕泡酒制作佐料的吧,也有人——主要是孩儿们,攀着枝条玩“摇花”,摇得桂花飘落如雨,“地上不见泥土,铺满桂花,踩在花上软绵绵的”,一如琦君在《故乡的桂花雨》中所写的情景。谈花、赞花、观花,成了早晚在小区内散步的人们的一大乐趣,有的念起了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、“一树浓香呢喃,一地落英低语”的诗句,有的唱起儿时就熟悉的歌曲:“八月桂花遍地开,鲜艳旗帜竖啊竖起来……”

这一番美好景象,却常常让我有些难受,也让家人有些不开心。虽说,桂香可以共闻,桂景可以共赏,但独独自家门前的这棵“花不开一朵”,没有为小区的花香花景作出应有的贡献,心里不是滋味。每每赏桂回到家门口,一种欠了人家什么的感觉就会爬上心头。可不是吗?白白闻了人家的香,白白赏了人家的景,如同白白吃了人家的酒饭,而自己从不请人家一次,心里很是焦躁不安。

“我们的桂花怎么还不开?!”这句话,妻子说,儿子说,老父亲说,老母亲说,我自己也说,且不知说了多少次,可桂花不理不睬,无动于衷。

“总不能占着位置不开花啊!”为了一解全家人的怨气,我犹豫再三,终于克服怕麻烦的想法而下定了决心,“掏钱换了她!”

出门“侦察”了一番,我挑选好了“保证花开朵朵”的桂花树苗。择了吉日,便准备来个除旧布新。不想,两位挥锄的师傅,看了又看,迟迟不肯动手。一个说:“哎呀,你看,这桂花树的叶子……漂亮,真是漂亮!”另一个回答说:“是啊,漂亮的叶子,配上漂亮的树冠,这样的好树上哪找去?”

听两位师傅这么一说,我的眼睛不觉一亮。是啊,若论树叶,其色、其形、其茂,在她的姊妹中可谓精妙绝伦。进了小区,远远望去,那郁郁葱葱的叶子,在树干树枝的相扶下,像一把撑开的大绿伞,立在我家门前遮阳晒,挡风雨。数年来,我们只是一味求花,怎么没有关注一下这美好的叶子呢?四季皆绿的绿叶,漂亮绝伦的绿叶。

“那就算了,不用换了!”我指了指差点“被休”的桂花树,对两位独具慧眼的师傅说,“我和她,都得谢谢你们!”

我把两位师傅的发现加上自己的感悟细细说了一遍,全家人听了,都说过去“重花轻叶”有些失之偏颇,全都拥护“维持现状”。

自此,我出门时看看她,进门时瞧瞧她,坐在屋内还时不时地透过玻璃窗瞅瞅她,一天不知道要和她照几次面。日久生情,我对她倍加钟爱,浇水、施肥、剪枝、根部除草,能关照的一点也不含糊。在我的心目中,她简直是家庭的一个特殊成员。她撑着一把越来越大的绿伞,一年365天,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地和我们一家人作伴。看着她长得更快,长得更高,叶子长得也更美,我心里充满了惬意。每当逢年过节,我都要提议家人与她一起合影示好。她以叶子赢得美好的赞誉,赢得从优的待遇,以致让我一度忘了这一点:作为一棵桂花,她也该有开花的职责!

不知不觉中,我们和她一起相处到了第6年,也就是今年秋天。圆圆的中秋月饼早吃过了,七天的国庆长假也度完了,桂花们该表现的也都表现得差不多了。这天,我出差回家,车子停在了家门前。车门一开,忽觉一缕清香扑鼻而至,我习惯地瞧了瞧门前的“绿伞”,惊讶得几乎叫出声来:“喔哟,几天不见,你也开出花来了!”

透过茂盛的叶片,但见原先朵花不生的枝条上,忽然长出了簇簇银花。或许是初来乍到,一时还羞于见人,有点藏藏露露,羞羞答答,呈现一副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态。那花粒在绿叶丛中,显得洁白素净;叶子在银花的相衬下,更加翠绿惹眼,真的是花美,叶也美。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,轻轻拍了拍树干,有些激动地说了声:“好样的,迟桂花!”。

好一棵迟桂花!再也不用担心“白闻”人家的香、“白赏”人家的景了,全家人的心里乐滋滋的。左邻右舍发现了,也都来闻香观景,对其指指点点,品头论足。皆说,这棵桂花,开得特别迟,却特别美。内行一点的人说,这棵桂花未经嫁接,是原生态的,因而迟开,也因而开得自然;颇有研究的人说,看看开出的银花,应该是银桂,但比别的银桂开得迟,我国现在已有桂花品种150多个,她是哪一种,有得琢磨!

嘿,让热心的人们琢磨去吧,反正这是一棵难得的迟桂花!只要是桂花,只要有绿叶在,或早或迟,总会绽放的,不必急躁,不必过忧。早,固然好;迟,也不要紧,有时甚至更好,世事如此,何况是桂花呢!

岁月静好 ■张文忠

岁月悠悠

亦师亦友

■张勤 文

我认识杨老师很早,在村小上三四年级的时候,我们下课后就在教室门前的场地上玩,这个场地既是学校的小操场,也是村民过往的走道。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,每天都有一个五短身材,双手放在背后,走路大步流星的人路过。每次此人经过时,我那顽皮的同桌总会走过去恭敬地叫一声姑父。我从同桌嘴里得知他的姑父也是隔壁村完小教语文的杨老师。当时我想能到完小去教书的老师,必然很有水平,此后每每见到杨老师走过,我都肃然起敬。

我们村的小学只有一到四年级,到了读五年级的时候,就要转到隔壁村去上学了。教我们语文的正是这位陌生又熟悉的杨老师。接触多了才知道,杨老师这个人虽然走路喜欢背着双手,看上去有些傲慢,其实并没有什么架子,是挺随和的一个人。

据说杨老师有三大爱好,当然不是抽烟喝酒烫头,而是抽烟散步拉家常。

小学很多老师会以身说法,比如教英语的汤老师会说他经常练字,练到什么程度呢,他就会举起右手,单单伸出中指来,不是说鄙视我们,而是让我们看他的中指上有着厚厚的老茧,据说这老茧就是练字练出来的。这个动作我从未见杨老师做过,因为杨老师的烟瘾很大,他的手指老茧不知有没有,反正是黄黄的,是吸烟熏黄的。

至于散步,杨老师其实也不是真正的健身散步,而是赶路。因为杨老师不会骑自行车,所以每次上下班都是靠两条腿走路。好多次,我去上学,他去上班,正好遇到了,我们就会结伴而行,有时候他还会搭着我的肩膀一起走在乡间的泥土路上,边走边聊。这样的场景现在想起来感觉有些匪夷所思,也特别温馨,那时的乡村老师就是这样和我们一起出入的,是师长也是忘年交了。

当然,也许在杨老师眼里,我算得是他的得意门生了,这种结伴而行也是一种表扬吧,因为我从未见过杨老师和差生搭肩膀一起赶路的。

在课堂上,杨老师会拿着我和另外几位同学的作文本当作范文朗读出来。读到他认为好词好句的地方,就会停下来一字一句地讲解。哪个词用得恰如其分,哪里生动形象,哪一段像淘茶饭一样清清爽爽都讲得透彻。被老师在课堂上读自己写的作文,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快乐,从此我喜欢上了写作文。所以个人觉得,在小学阶段,鼓励教育是值得提倡的,对一个人今后养成兴趣爱好很有帮助。杨老师给我们讲解课文段落分析时,常会扯开去,讲课如拉家常一般。讲得最多的是他在外地当兵时的故事,什么东北冷啊,一到冬天就是冰天雪地,整个冬天都没有蔬菜吃,好在那里家家都有地窖,于是冬天里就吃储藏好的大白菜等等。这些故事对于我们这些南方生活的小孩来说,听着还真新鲜,拓宽了知识和眼界,所以大家都喜欢上杨老师的课,不枯燥,有气氛。当然听他上课也是有些压力的,尤其是坐在前排的同学。那是因为杨老师讲课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唾沫横飞,此时坐在前排的学生常有细雨迷蒙的感觉。

小学毕业后,有几次在路上偶尔还会见到杨老师,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一个人在路上走,但步速明显慢了。再后来就没见过杨老师,听说住到城里的女儿家里去了,算起来杨老师也要70多岁了,不知还散不散步?

世相百态

迷路欧游

■刘荣清 文

我们一行19人参加天津路某国际旅行社欧洲十国游,原定早上到浦东机场乘奥地利航空公司航班,10点20起飞,到维也纳再转机到荷兰阿姆斯特丹,抵住宿酒店约晚上8点半。

在机场签票时,奥航发现机票有误,转机票到了巴黎,旅行社人员及导游才发现错误,原因是以前安排都是转机巴黎的。后再三与国内外联系,经过一个多小时才获重新改签联票,因此航班起飞已误点20分钟。到维也纳后,原定航班未能搭乘,只能改乘下一班,误时增加。

然后继续出师不利,在阿姆斯特丹,司机找不到旅馆。司机是西班牙人,导游是台湾人,仅通英语,虽经多次问询、看地图也未解决。深更半夜,警察也看不到,无从问路。经电话联系,住宿旅馆没有接机任务,也不肯来接。后来,还是我们出主意找一出租车领路,才找到住宿旅馆,此时已到深夜1点了。

在后来的旅途中,又发生了两次找不到预订旅馆的,好在折腾时间较短,其中一次在意大利就餐,饭店西班牙职工用摩托车领路才找到旅馆。

一个西班牙籍司机要在欧洲熟悉城市郊区的大街小巷,确实不容易。但导游和司机是不是能多花点功夫,预作准备。退一步说,旅行社对旅游计划和票证,总要做到反复核对,避免未出师已迷路。

文苑投稿电子信箱:
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诗抒胸臆

草亭秋曲

■王养浩

一、寻秋

怨夏夏未衰,思秋秋不来。月下荷塘几处白,莲舟轻推开。举樽望月愁满怀,寻秋秋何在?

二、吟秋

夜来凉风轻,朗月照晶星。夜半冷醒退薄衾,屈指秋意近。唤来吴刚共饮,莫将秋吟,一醉天明。

三、梦中秋

晨曦白云蓝天,蝉鸣池碧残莲。暑气偃,翠鸟喧,群贤毕至菊坛前。梦里中秋笑婵娟,醇酒香饼思月圆。

本报地址:上海市江浦路667号 电话:25033875、25033874或25033860 传真:65891335 邮编:200082 本报电脑部电脑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